

蘇聯小說通俗本

勇敢的少年

原譯名“學校”



前記

這本『勇敢的少年』，是根據新華書店出版、葉至美先生翻譯的『學校』改寫的，原作者是蘇聯名作家阿爾卡其·彼得洛維奇·蓋達爾。他早年參加過游擊隊，是一位機關鎗手，後來當過戰地記者，對於戰地情形有着豐富的體驗。所以這本書的故事，很有真實性。

本書的重要人物傅爾理，是阿柴麥斯工藝學校一個十五歲的學生，對於社會主義抱着堅強的信心，雖在九死一生、萬分艱苦中，却絲毫不動搖。天性勇敢，肯學好，支隊指揮員很看重他，教育他，後來幫助他入黨。現在我們新中國正有很多像他那樣的青年，如果看到這本書，一定有點幫助。

和傅爾理在一個連上作戰的邱白克，是個智勇雙全的老同志，軍事上的艱鉅任務，他都搶在前面幹，立功很多。後來因傅爾理的過失，給敵人抓住鎗斃時，敵人的鎗已舉起了，他却神色自若的對傅爾理微笑點頭，當時連敵人也驚奇起來。可惜他太死早了，使支隊指揮員失掉一個好幫手，共產黨損失一個好黨員。

原書是部好作品，現在把它改寫成通俗本，雖然拙劣，却希望讀者們把這裏面的故事，多多傳播開去。

一九五一年八月，改寫者榮弛。

目次

第一回	老神父扯謊哄學生	一
第二回	笑呵呵皮靴出手鎗	七
第三回	守秘密捏詞送幼妹	一三
第四回	掘地窖秘密藏文件	一九
第五回	投客地小街睡板箱	二五
第六回	聞盜警黑夜跳火車	三一
第七回	驚心動魄一彈殲匪	三六
第八回	談經驗樹下講趣事	四一
第九回	尋隊伍伏地探荒村	四七
第十回	偷入浴小河驚浮屍	五四
第十一回	做手勢敵前打暗號	六〇
第十二回	費蘇爾貪食杯誤軍情	六六
	蹣脚兵扶杖過家書	一
	心戚戚風雨迎歸人	七
	做禱告衆口斥沙皇	一三
	出重圍奮勇跳高樓	一九
	訪親戚含怒聽惡語	二五
	遇同志密林捉肥鵝	三一
	拉腿咬指三勇擒敵	三六
	移陣地蜂場藏戰友	四一
	覓水井踏肩跳圍牆	四七
	充上賓高坐吃糲子	五四
	射陽光鏡面傳消息	六〇
	傅爾理浴血攻名城	六六

第一回 老神父扯謊哄學生 蹺脚兵扶杖遞家書

話說阿柴麥斯雖是蘇聯一個小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時候却有三十所教堂，四個修道院，每次到了復活節，這些教堂和修道院同時敲起鐘來，二十公里周圍的村莊都可聽到。在工藝學校二年級讀書的傅爾理，很喜歡爬上鐘樓瞭望一回城裏的景緻，那些平日門禁森嚴只有主人一家人可以遊樂的大小花園，這時候都能看到了。按照各教堂的規定，男孩子每年只有復活節那天，才可以爬上鐘樓去玩一回，可是傅爾理却常常想法往鐘樓上爬，在上面玩够了才回去。他父親在西伯利亞十二來復槍聯隊裏當兵，駐紮在德國前線。母親是受過訓練的護士，整天在忙，難得有機會查問查問傅爾理的功課，因此傅爾理只要走出學校，便偷着去爬鐘樓。一天他把學校裏發給他的成績單交給母親，他母親看後，皺皺眉道：「你的圖畫這樣壞，簡直不及格啊！」傅爾理笑笑道：「那天上圖畫課，老師要我們每人畫一匹馬，我畫好拿給老師看，他硬說不像馬，有些像豬，我索性畫隻豬給他看，他又說不像豬，倒像馬了。這樣橫不好豎不好的，只好什麼也不畫，我又不打算做什麼藝術家！」他母親哂哂嘴道：「你不想做藝術家，倒想做掃煙囪的嗎？」傅爾理道：「誰講我打算做掃煙囪的？」他母親指指報告單道：「學監老師寫在這上面，說你常常爬到學校屋頂上的避火梯上去，除掉掃煙囪的，誰願意往屋頂上爬？」傅爾理給這話引得笑起來：「媽媽！藝術家和掃煙囪的都不願做，我想做個水手，

可以常常到海洋裏去遊玩。」他母親放下那張成績報告單道：「你不論做什麼工作，在學校裏的成績總要做得好好的。」有時傅爾理過份頑皮，使母親生了氣，便給鎖在貯藏室裏。到了第二天，他母親又給他一點錢叫他去電影。這幾天學校裏接連有兩個學生出走，校長和老師都着慌，向每一個學生打聽，出走的學生可有什麼計劃。上聖經課的神父，特地講一個浪子離家逃走的故事：起初這浪子偷着跑出去，後來他後悔回來了，他父親不但不責罰他，而且宰了一條小肥牛款待他。神父七十多歲了，很費事的講着，要聽講的學生牢記這個故事。傅爾理附着同學夏泰景耳朵低聲說：「如果你逃出去再回來，你父親會不會殺一條小肥牛接待你？」夏泰景擠擠眼睛，低聲答道：「我父親一定會接待的，只是不是小肥牛，而是一頓毒打。」神父好像知道衆學生不怎麼信任他的話，看看下課鐘點已到，便溜到教員室去了。他一走，全課堂的學生紛紛談論。有人學着神父講話時的神情，大家都笑了。傅爾理高聲嚷道：「誰要吃小肥牛，就得逃出去流浪幾天！」夏泰景笑道：「我們打伙出去玩一個星期再回來，一時那來這些小肥牛？」大家又是一陣鬨笑。可是學生離家逃走的事情，並不因神父一個故事便告終止，隔幾天就發生這麼一樁。這裏面有個叫畢柯夫的出去三天，給家裏人追回來了，小肥牛沒吃到，却挨了一頓痛打。學校裏老師便把他逃出去怎樣挨打，怎樣後悔，回到家裏怎樣受到虐待，講給在上課的學生聽。畢柯夫不好意思把挨打的情形講出來，知道實情的學生都在暗笑。教地理的老師上課時，故意把畢柯夫叫到黑板面前去問道：「聽說你是上前線去

的，那你去打擊日本呢？還是去對付德國人？」畢柯夫紅着臉道：「我是到德國前線去的，因為那裏比較吃緊。」地理老師聽了這話，忙用粉筆在黑板上畫成一個簡單的地圖，抓起教鞭指指道：「既是到德國前線去，應該走斯摩楞斯克，或是布列斯特，你却朝東走了，這裏是諾夫哥羅特，打算到莫斯科去嗎？孩子！你不是在諾夫哥羅特抓回來的？把我教給你的地理課都忘記啦？」畢柯夫紅着臉走回課桌。這樣一來，學校裏增出一種知識遊戲，叫做「偷跑」，只要一個人講出一個邊區的地名，另一個就要講出經過幾個主要城市，才能到達那地方，如果把路線講錯了，便要受罰。因此大家都很用功學習本國地理。一天，傅爾理到學校裏去時，路上遇到夏泰景，他悄悄地告訴傅爾理道：「我們的工藝教員被抓去坐牢了，你沒知道？」傅爾理道：「他為什麼要被抓去？」夏泰景道：「罪名很奇怪，有人講他是間諜，把我們軍隊行動，祕密告訴德國人，這裏又沒電話通到邊區，叫他用什么方法和德國人通消息？」傅爾理不由聳聳肩胛笑道：「我們這裏根本沒有什麼軍隊行動，火車站上軍糧庫裏四個麵包司，雖有士兵的名稱，其實誰都知道他們是很平常的做麵包的人。講到軍事行動，只有一個巴拉格軍官搬了一次家。這是誰都知道的事，也算祕密消息嗎？」夏泰景唉了聲道：「他們要那樣講，有誰敢講他們辦得不對？」傅爾理道：「現在由他們去胡搞，眼看這世界要變了！」夏泰景點點頭道：「有些人就這樣說，到處亂糟糟，沙皇的皇冠，快要丟在糞坑裏，偏是學校裏老師還要領導我們向他的照片行禮、唱讚美詩，真有點不識時務！」傅爾理四下看看道：「

講話留神些，不要做第二個工藝教員。今天有人說火車站到了奧國戰犯，等回下了課，我們一起去看看。」夏泰景點點頭。到了學校裏，因為是星期三，上課之前，由老師領着到禮堂上去爲戰事勝利做禱告，禱告完了，還得向沙皇和皇后的照片唱『上帝拯救我們的沙皇』的讚美詩。傅爾理一心在火車站的奧國戰犯身上，一個不留神，聲音便唱得高低不一，老師把他叫到邊上去訓斥一頓，說是不夠莊嚴。傅爾理心上很氣，却不便當面挺撞老師，暗想：『快要在皇位上栽下來的人，唱得莊嚴就能把他穩住嗎？這些糊塗蟲！』好不容易等到上完了課，便和夏泰景溜到火車站去。正好遇上六個憲兵押着一百多個奧國戰犯從車站裏出來，這些人陰沉着臉，雖跨着整齊的步子，却没有力，裹緊了破舊的灰制服，也不對邊上的景物多看一眼，只顧低着頭走。夏泰景悄悄對傅爾理說：『這些殘暴震動世界的人，原來是這個樣子的，臉上並沒比人多一樣什麼。』傅爾理道：『殘暴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的頭子。沒什麼好看，我們回去吧。』傅爾理回到家裏，他母親正在看他父親寄來的信。便奔過去道：『媽！爸爸信上怎樣講的？有照片嗎？』他母親放下信紙道：『沒有什麼照片，信上的話，和以前一樣，只說他還活着，坐在戰場裏，不知將要做些什麼事情？』傅爾理忙將信紙掣起來看了看道：『爸爸這幾句話，我能背誦出來了，真不相信戰線上沒有一點事情可以告訴我們。媽！密鐵嘉的哥哥在前線寫信回來就比爸爸熱鬧多了，他每次作戰，打死多少敵人，都寫在信上。有時還附幾張照片回來，密鐵嘉給我看過幾張，有站在大砲邊上的，有一張是抓了劍騎在馬背上，

神氣活現，最好玩的是坐在飛機上的一張，他坐在駕駛員位置上，探出半截身子，就像他要駕了這架飛機馬上起飛一樣，真好玩！我爸爸却連一張普通照片也沒有。」他母親只把信紙摺起來放進抽屜裏去，沒有講什麼。傅爾理正想再說什麼，却有個撐了兩枝拐杖的兵士走進來，說是要找傅太太的。傅爾理母親忙迎上去道：「我就是的。請坐，請坐。你從什麼地方來的？」那兵士把拐杖靠在桌子邊上，在襯衫袋子裏掏出一封信道：「這信是老傅託我帶來的，我和他在一個聯隊上服兵役，現在我不能再在前線了，只好回家鄉來休養着。」說時，他一眼看到站在邊上的傅爾理，又點點頭笑道：「嘿！你是老傅的兒子吧，模樣長得真像啊！是在工藝學校讀書嗎？老傅早就告訴我的，他和我不同在一個聯隊，而且是一個分隊上，在一條戰壕裏肩並肩的蹲了好多日子，什麼話都和我談過。」傅爾理道：「我爸爸在那裏很好吧？每天都打仗嗎？」那兵士向他笑笑道：「我來的時候，你爸爸很好，他到了前線，比我幸運的，沒有受過一次傷，我却壞掉兩條腿。前線的事情沒一定，有些日子日日夜夜和敵人廝殺，有時一連幾天沒動靜，蹲在戰壕裏打瞌睡。」傅爾理輕聲問道：「你們打仗的情緒高嗎？」兵士一搖頭，在鼻子裏哼了聲道：「我看談不到那上面去，單拿我來講，什麼都不高興，只希望把那種戰爭早些結束。」傅爾理再想問些什麼，他母親却向他瞪了一眼道：「人家很辛苦的到我們這裏，不讓人家好好的喝杯茶，却一味瞎扯。」傅爾理便不再講什麼。那兵士呵呵一笑道：「嫂子！沒關係，沒關係，現在不論在前線、後方，都是這種情形。」又轉臉向傅

爾理道：『我記起來了，你爸爸有樣好東西託我帶來給你的。』說着，又在一個舊皮袋裏亂掏。欲知帶來什麼好東西，且看下回書中交代。

第二回 笑呵呵皮靴出手鎗 心戚戚風雨迎歸人

話說那位兵士說還有一樣好東西帶給傅爾理的，傅爾理忙問道：『什麼好東西？請你快拏出來吧！』兵士已在皮袋裏掏出一個用靴子改成的小皮袋來，上面又密密縛着繩子，放在桌子上道：『就是這個東西，打開看吧，你一定喜歡的。你個子長得又大又結實，這東西交給你，日後自有用處。』傅爾理顧不得聽他的話，忙着打開繩子，取出裏面一個重沉沉的東西看時，却是一枝手鎗，裏面彈夾上裝滿了子彈。傅爾理一高興，連忙遞給他母親看道：『媽！爸爸帶給我這個！』他母親向他手上看道：『是手鎗嗎？你爸爸多奇怪，不帶別的東西給你，却帶把手鎗，快些收藏好，別闖出禍事來。』那兵士指指鎗膛上一個機扳道：『這裏的保險不扯開，子彈不會射出去的。這枝手鎗是德國軍官的，那次我們打衝鋒，我受了傷，老傅却在敵人戰壕裏檢到這枝鎗，他像寶貝一般祕密收藏着，我回來時才託我帶給你，你好好的藏着吧。』又教給傅爾理怎樣使用。傅爾理便把手鎗日夜不離的放在貼身衣袋裏。後來學校裏幾個同學知道他有手鎗，很是眼熱，他也輕易不拏出來給人看，只有夏泰景是例外，兩個人曾在坟地上悄悄地放了一鎗。這時候對德的戰爭還在繼續進行，城市裏年輕男子，鄉村上強壯農夫，都上前線去了。德國佔了大半個波蘭，有錢的波蘭人紛紛往俄國逃，他們有辦法花錢租房子住下來，沒有力量出租金的難民就够苦，只有在樹林裏過夜，那些修道院和教堂，房子很多，却不

願組織難民收容所，有誰站在修道院花園矮牆外面多看上幾眼，裏面的僧侶便會揮動大木棍來攔開去。糧食大鬧恐慌，雞蛋牛奶遲了就買不到，麵包店買不到白麵包，門口排了幾行人，有時連半磅黑麵包也買不到手。那時候不單吃的東西是這樣，凡是商店裏的商品，都在日夜漲價。和傅爾理住在一條街上的大商人潘又新，兩個星期裏，他的財產就加了五六倍，肚子更凸得高了。捐給教堂的捐款，一次就是六千個盧布。同時特地派人到莫斯科去買來一條鱷魚，把牠養在一個特造的池子裏，供他們一家人欣賞。當這條鱷魚從莫斯科運到時，後面跟了一大羣閑人，教堂裏管打鐘的斜眼，只當是迎來了聖母像，便按照老規矩使勁打起鐘來。噹噹噹幾下響開去，裏裏外外的信徒們都趕來打算做禮拜，一看是條鱷魚，就責罵斜眼太粗心，主教罰他懺悔十三天。有人說他故意開玩笑，存心侮辱聖像，單是懺悔還不夠，應該坐幾年牢監才對。嚇得斜眼直打寒戰，幾乎要跪下來求饒。這事傳到傅爾理耳朵裏，便跑去告訴夏泰景。夏泰景正在樺樹林裏捉金翅雀，他最喜歡養鳥，家裏有着幾十隻鳥籠，吱吱喳喳很是熱鬧。除掉進學校，白天有了時間，便帶了捕鳥器具在樺樹林裏搜尋鳥類。這時候他正舉起一根長竹竿，把馬鬃做成的圈套，往停在樹枝上的金翅雀頭上輕輕套上去。那金翅雀呆木木地，只是扭轉頸子對着慢慢套向他頸項上來的鬃圈看看，並沒發覺到自己的危險，夏泰景便很快的一拉，那隻金翅雀便撲着翅膀跟着竹竿下來，一回工夫又進了籠子。傅爾理這才過去告訴他教堂裏鬧笑話的事情。夏泰景道：『人家買不到麵包吃，那些大商人却去買條鱷魚來玩，』

不是這樣，斜眼也不會鬧笑話。」傅爾理道：「你把一隻隻金翅雀捉進籠子裏去，剝奪牠們的自由，這是什麼意思？」夏泰景笑道：「我只剝奪牠們的自由，沒有強迫牠們做勞役，而且我用好的食糧供養牠們呢。」傅爾理道：「我知道一個人的自由比黃金還值錢。你有工夫把牠們捉進籠子，不如在書本上多用心些！近來學校裏添出新花樣來，做了很多木頭的來復鎗，開始軍事操練了，你覺得怎樣？」夏泰景道：「看來要我們上前線了，誰高興去給沙皇打仗？」傅爾理向四下看看道：「你講話不要太隨便，坐牢欺你怕不怕？」夏泰景挺挺胸脯道：「聽我爸爸講的，爲了要過好日子，就得用很大的代價去爭取，生命也許要犧牲，坐牢算得什麼？」傅爾理點點頭道：「你真勇敢！可是你別瞎鬧亂子。」說着，他回自己家裏來。他的小妹妹告訴他郵遞員已經從門口走過，仍舊沒有爸爸的信，他說明天說不定有我們的信。傅爾理道：「這話是他隨口扯的，我知道明天不會有，後天也不會有。」他妹妹鼓了鼓嘴道：「你不希望爸爸來信嗎？」傅爾理笑笑道：「我比你望得更急些，剛才故意嚇唬你的，明天要是爸爸來了信，你會格外喜歡些。」正說時，突然下起雨來。傅爾理不能再出去玩，便拿出課本來溫習。那雨越大，又加颶風，大門窗子一起關上，屋子裏更覺沉悶。傅爾理溫習了好多本書，他母親在燈下補衣服，看到兒子這樣用功，便笑笑說道：「只有這種下雨天，才能使你不出門。時候不早了，睡吧，你妹妹已經睡着了。」傅爾理打了個呵欠道：「爸爸在前線逢到這樣大雨，不知還要和德國人開火吧？」他母親皺皺眉道：「在前線的兵士，一切要

聽指揮官命令的，不論下雨颶風，要你去衝鋒只好去衝鋒，要你去偵察只好去偵察。你爸爸自從那個蹣跚兵士帶來一封信後，直到今天沒來過一張紙片，在前線打仗的人，隨時有生命危險的，不知你爸爸爲什麼這些日子不來信？我日夜在心上念着呢！』傅爾理正想答話，窗子上忽然飛來一個泥塊，黏在玻璃上，母子倆嚇了一大跳。傅爾理忙開了窗向外面看了一回，除掉狂風大雨幾株小樹外，什麼都沒看見。他母親揮揮手道：『雨打在桌子上了，快些把窗關上！這是頑皮童子幹的事，他們常常把泥丸子打到我們這邊來，以前你也喜歡用彈弓打泥丸子的，換過爸爸的打，你沒有忘記吧？』傅爾理道：『媽！這大的風雨，又是黑夜，大家都在屋子裏，什麼人家的孩子會在外面打泥丸？』他母親想了想道：『那麼窗上的泥塊是誰擲的？風不會把爛泥整塊的颶起來……』話未說完，門鈴突然響了，傅爾理閣上書本道：『媽！門鈴在響，大概醫院裏來叫你了。』他母親覺得心在亂跳，緊皺着眉頭道：『不會是醫院裏的人，只怕是送電報的，你爸爸有電報來了。』她說着，抬了燭台往樓下去開門，一看，幾乎使她喊叫起來。原來是她丈夫回來了，看他滿頰鬍鬚，渾身水淋淋的，破皮靴上都是泥漿。老傅一跨進門即把大門關上了，連連擺手道：『不要高聲講話！家裏有外人嗎？小孩子都睡了沒有？』傅爾理母親道：『大孩子在溫習功課，女兒已睡了一回了，家裏只有我們母子三個，另外沒有什麼人。你是從前線回來的？怎麼不先來封信？我們可以到火車站去接你。』她又仔細看了看道：『身上衣服都淋濕啦，快到樓上去換衣服換鞋子吧。』他們一起放輕腳步

上了樓。傅爾理上前喚了聲爸爸，老傅一把抱住他好一回才鬆手道：『託人帶給你的手鎗接到沒有？』傅爾理把蹣腳兵到家裏來的一段經過講了一遍，接着問道：『爸爸！這幾天外面謠言很大，前線戰事怎樣了？』老傅一面在換衣服，一面說道：『戰事還沒結束，我們十二聯隊上的兵士都走散了。孩子！我們爲什麼要給沙皇打仗呢？你瞧着吧，窮人翻身的日子快要到了。』傅爾理因爲看過他父親藏在家裏的書，聽到這話，雖覺新奇，却也明白是怎麼回事。忙問道：『爸爸已算退伍啦？』老傅連忙搖搖手道：『我是偷着溜回來的，另外有事情要幹，外面人誰都不能給他知道，你妹妹不懂什麼，千萬不能給她知道我回來，我想把她送到遠些的地方住幾天。』傅爾理母親道：『送到外婆家裏去，這幾天她正鬧着要到外婆家裏去玩。』傅爾理道：『明天早上由我送妹妹去。爸爸！這裏仍是以前的老樣子，動不動就給抓去坐牢，學校裏還在給沙皇祝禱勝利，你的行動要謹慎。』老傅看着兒子呵呵地一笑道：『孩子比以前懂事多了。這一點我很明白，本來不打算回來的，因爲我担任這裏的事情，順便回來看看你們。』他說着，蹣手蹣腳去看看正在熟睡的女兒。大家又閒談了一回才睡覺。第二天早上傅爾理便要把妹妹送到外婆家裏去，他妹妹一扭頸子道：『媽不讓我走，你不要哄我。』傅爾理道：『媽叫我送你去的，怎會哄你？快些走吧，我還要去讀書哩。』他妹妹點點頭道：『好的，我們就去吧。有部小車子在那邊房間裏，待我帶了走。』傅爾理忙攔住她道：『不要這些東西了，外婆會買一個比這更好的車子給你的。來，我攆你走。』說着，他攆起妹妹就

下樓。回來的路上，正急匆匆的往學校裏去，猛然有人在後面喝着「傅爾理！站住！」傅爾理剛在想昨天晚上父親對他講的話，給人這樣一喊，不由吃了一驚。欲知什麼人在喊，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回 守秘密捏詞送幼妹 做禱告衆口斥沙皇

話說傅爾理正在匆匆地往學校的路上走，忽給一個人喝住了，站住看時，却是學校裏的學監，看他沉着臉瞪着眼睛問道：「傅爾理！現在什麼時候了？第一課快要下課，你還在外面玩，是什麼意思？」傅爾理不能講實話，只好扯說道：「我在生病，並且有熱度。」學監喝道：「胡說！既是生病，那有這種精神在外面奔跑？」傅爾理鎮定着說道：「老師！我不是扯謊，真的有病。」學監努努嘴道：「少講廢話，快跟我到學校裏去！」傅爾理暗叫一聲「糟糕」，便跟着學監往學校裏去，深悔不該裝病。學監走進校門，便拉着傅爾理直到校醫室，要老醫生用體溫針給傅爾理量一量有沒有熱度。老醫生一看臉色，也沒擊體溫針，只把手掌在額角上貼了一下，頭一搖道：「沒有絲毫熱度，生的懶惰病，放學時候關他兩小時！」學監看了傅爾理一眼，點點頭道：「這個藥方正是我要開的。」當下即叫工友把傅爾理送到教室裏。那時候德文老師正在上德文課，見他誤了上課時間，臉色很是難看，便出了兩個題目要他當場答覆出來，傅爾理平日對於這門功課，成績根本不好，這時心慌意亂之下，兩個題目一個也沒有答得出。德文老師怒目一瞪道：「今天放學，關你一小时！」傅爾理暗叫了聲「苦也」！連學監的兩小時，一共要關三個鐘頭，依他性子，便要立刻離開學校，可是想到不要因此影響到父親的事情，也就忍受住了。這天放學後被關住不能馬上回家的一共有三個，他們都坐在教

員室外面的長凳上，管理員不時走來看他們一下。傅爾理偷着走下長凳，看看教員室裏的時鐘，不由嘆了聲道：『坐了這麼久，還只半個鐘頭。走他娘的吧！』他正要大踏步的衝出校門，一想：沒得到管理員的允許便回家去，明天的處罰更要嚴厲，等一回吧。可是沒有五分鐘，又生上了氣，暗想『爸爸會從聯隊上逃回家來，我就不敢從學校裏逃回去嗎？』他想到這裏，站起來就走出校門，頭也不同意一直到了家裏。老傅又對他講了許多新鮮事情，並告訴他這兩天裏面要離家到一個地方去了。傅爾理道：『爸爸！你這一去，在什麼日子才能回來呢？』老傅想了想道：『現在講不定，有機會時我總要回來看看你們的。』傅爾理又問道：『爸爸！這一次出去，不是再上前綫，耽擱在什麼地方呢？』他母親忽然奔進來道：『你快藏起來，有個警察正向我們這邊走來！』老傅連忙跑到後面去藏着。傅爾理站到窗口去看時，果然有個警察對這邊走過來，但沒有走上台階就折向別處去了。老傅又走出來道：『這樣很不好，今天晚上我就離開這裏，免得你們提心吊胆。』傅爾理道：『往日這些人難得到我們這邊走動一次，現在好像每天要來一二次。』老傅笑笑道：『這是我們自己心虛的關係。我今天晚上決定走了。』他們吃過晚飯後，只要大門口沒有人，老傅即可以往外一溜，偏是左隣右舍有幾個少年男女在嘻嘻哈哈拉手風琴唱歌，由大門出去，非在他們面前經過不可。傅爾理去看了好多次，那些人一個也沒走動。因說：『爸爸！打後面出去吧，那裏只有一堵籬笆和一條小水溝擋住，這都不成問題的，籬笆可以拆個窟窿，水溝上放一塊門板，一切解決了。』老傅點